

SHU
ZHU
MING ZHU
新译全本
QUAN BEN
QUAN
EN

書

世界禁书名著文库

十日谈

● ● ●
〔意〕卜迦丘 著

丘林 译

中原农民出版社

著

世界禁书名著文库

十日谈

(意) 卜迦丘 著

丘林 译

据前苏联国家文艺出版社 1955 年等版本译编

责任编辑 郑电波

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偃师市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0 印张 593 千字

1995 年 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10200—15200 册

ISBN7—80538—723—0/I·354 本册定价 21.00 元

(全五册)定价 79 元

出版前言

在人类历史上,有许多作家作品曾因种种原因被禁,如但丁、卜迦丘、歌德、拉伯雷、伏尔泰、卢梭、斯汤达、福楼拜、左拉、劳伦斯、乔伊斯、屠格涅夫、叶赛宁等等,这些作品经过数十数百乃至数千年的时代熏陶,有许多已成为世界文学宝库里的经典名著,无论从思想的启蒙上,还是艺术风格上,它们都以其独特的魅力深入人心,它们启蒙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思想光芒,也引发了一代又一代人的艺术灵感,对人类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但因为被禁,这些文学精品难免蒙上一层神秘色彩,加上流传过程中真伪同在,精芜混杂、难免产生许多误解,也影响了它们的流传。为了取精用弘,去异存真,我们特编辑了这套丛书,并约请外国文学专家重新编译校定,整理出版。

禁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对它产生的文化背景而言,是一种“叛逆”文化,因为它们的文化逻辑不能为正统文化所接受,带着不可解读性。这种不可解读性实质上又是一种叛逆性,即:认可了它的逻辑便等于否定了正统文化常识。所以,禁书便是异端的同义词。在西方文明如日中天、节欲、理性、人道成为文化圭臬之时,强调纵欲、情欲,宣扬感性合理、发现人道偏执的残忍,自然大逆不道。也正因为如此,禁书才有存在的前提——书总要有读者,没有读者的书,无所谓书。因而,雪夜闭门读禁书才有境界可言。如此想来,禁书的存在竟成为一个时代文化活力的标志。

文化的宽容需要一种气度。这气度的极限是,接受它的存在,不会使接受主体变成客体,而只能使客体溶于主体。从这一角度来品味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我们会发现一种同化异族文化、异端文化的自信。对于中华民族而言,这种泱泱大国的文化自信从来不曾丧失,也不应丧失。今天,我们重读各个时代西方文化背景下的禁书,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那个时代文化权威的残酷,也可以看到新文化价值体系取代陈旧价值体系的艰难历程。现在,我们手头的昔日禁书里所荷载的文化异端,许多已积淀为正统,如性感的合理、个性的认可、女性的合法权利、感性的地位等等,但,回首它们艰难跋涉,不是可以重温历史旧梦而知未来文化之新日吗?

愿这一丛书带给你新的理性娱悦和刺激!

原 序

同情不幸是一种美德。谁都具有这种美德——尤其是那些曾经渴望同情、并且体会到同情可贵的人。如果说谁承受过他人的同情，并得到了安慰，因而体会到这份情意的可贵，那么，我就是。从青春年少直到今天，我始终无比热烈地爱一个人。说起来，那人是那么高贵，以我的寒微，怕真有些配不上她。开明的先生们听到我这段恋爱，虽然很看重我、夸奖我，可不知道我为这段恋爱忍受了多少磨难啊。

这倒并非因为我的情人心肠太硬，使我难过；而是因为我痴心妄想，在胸中燃烧着一股难以抑制的欲火。这分明是一件不可能得到完美结局的事，因而，我时常只能徒然烦恼而已。

在我为着爱情而受苦受难的时候，幸亏有一个朋友常用好话来劝慰我，要不是他，只怕我再也不会活在这世界上了。不过天主是万能的，他以亘古不变的法则，使人间万事万物到头来都有一个归宿。我爱我的意中人，虽说爱得比任何人都热烈，不论自己怎样抑制、旁人怎样规劝，抑或将来蒙受耻辱，难免身败名裂，都不能挫折或动摇我这份爱情；可是这份爱情却终于让流水般的光阴冲淡了，到现在我的灵魂里只剩下欢乐的追念——这是爱情赐给那些不曾在爱河里灭顶的人的礼物。我这场恋爱，当初叫我遭受许多痛苦，现在痛苦解脱了，只剩下欢乐的回忆。

尽管我不再感到痛苦，可是我并没有忘记那些为关怀我而替我难过，给我安慰、帮助的人。我将终生感念他们的盛情，至死不忘。在许多美德中，我认为“感激”是最值得称道的；反过来说，忘恩负义便是最卑鄙的了。为了表明自己不是那种人，我趁眼前摆脱束缚、一无牵挂的时候，决定凭自己一点浅薄的才学，写下一些东西，给帮助过我的人消遣消遣，聊作报答。如果他们的万事通达、或者情场得意，那么这本书也许会成为多余，但至少对另外一些人还有点用处。

虽说象这样一本书不见得会给不幸的人多大鼓舞，或者说多大安慰；但我觉得还是应该把这本书贡献给所有需要的人，因为这对他们更

有帮助,更难能可贵。那么有谁能够否认,把这本书——这份微薄的安慰,献给一位相思缠绵的小姐比献给一个青春少年来得更合适呢?

女人们因为胆怯,害羞,只好把爱情的火焰包藏在自己的柔弱的心房里,这一股力量(过来人都知道)比公开的爱情还要强烈得多。再说,她们自幼服从父母、兄长、丈夫的意志,听他们的话、受他们的管束。她们整天守在闺房的小天地内,昏闷无聊,仿佛有所想望而又无可奈何,情思撩乱,总是郁郁寡欢。如果她们因为苦于相思,弄得愁眉不展,那么,除非有什么新鲜的排遣,这愁是消不了的。再说,妇女远不及男子有忍耐力。男人恋爱起来,决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是大家都可以看到的。如果他真的发愁、心里烦闷,也自有许多消遣解脱的办法。只要他高兴可以出去走走,可以看看听听许多东西;他可以去打鸟、打猎、钓鱼、骑马,也可以去赌博或是经商。有了这种种消遣,一个男子至少可以暂时摆脱了、或者减轻了他心里的愁。他到头来不是在这里就是在那里得到了安慰,逐渐忘却了痛苦。多情善感的妇女最需要别人的安慰,命运对于他们却偏偏显得特别吝啬。为了多少弥补这份缺憾,我才打算写这一部书,给怀着相思的少女少妇一点安慰和帮助——因为,女人并不是针线、卷线杆和纺车所能满足的。这本书里讲了一百个故事——或者是讲了一百个“寓言”、一百篇“醒世小说”、一百段“野史”,他们怎么说都成。这些故事都是在最近瘟疫盛行的一段时间中,由一群有身份的士女——七位小姐、三位青年分十天讲述的。故事以外,还有七位小姐唱着好些消遣的歌曲。

在这些故事中,我们可以读到情人们的许多悲欢离合的遭遇,以及古往今来的一些离奇曲折的事迹。淑女们读着这些动人的故事,说不定会得到一些乐趣,同时还可以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后发,因为借这些故事,她们可以认识到什么事情应当避免,什么事情可以尝试。也就是说,这本书多少会替她们解除一些愁闷吧。

倘若真能做到这一步,(但愿天主允许吧!)那么让她们感谢爱神吧,是他把我从爱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给了我力量,能够为她们的欢乐而写作。

目 录

出版前言

原序

楔子

〔第一天〕

- 第一回 伪信士终生作孽 蠢神父善纳圣徒
第二回 罗马教庭寡廉鲜耻 亚伯拉罕皈依天主
第三回 麦启士德足智多谋避祸端 仁慈苏丹无可奈何吐真言
第四回 修士犯忌纳民间美女入教 院长揩油教徒弟无奈其何
第五回 法王闻色不远千里来相会 夫人壮胆智斩万只皆母鸡
第六回 商人智高刺虚伪 修士假善骗钱财
第七回 慷慨人突变吝啬鬼 仰慕者转而打秋风
第八回 守财奴惜金如命 吟诗人巧绘蓝图
第九回 强贼无礼光天化日淫圣女 国王无用日夕昏庸终醒悟
第十回 雅尔培多不惜年高贪风流 玛格丽特爱逞巧舌遭羞辱

〔第二天〕

- 第十一回 农夫扮跛巧计触圣体 圣徒喝破反遭人殴辱
第十二回 商人好义慨当以慷反被劫 寡妇多情侠肝义胆留佳人
第十三回 挥霍无度小公子浪费家财 女扮男装俏公主同享枕衾
第十四回 沦落人天涯发横财 热那亚屋漏遭风雨
第十五回 遇风险事不过三 逞风流谁说无情
第十六回 遭侵略苦海余生隐居人 贪私情始生不测终团圆
第十七回 公主出嫁风雨无情逢九淫男 加波幸运完璧归赵悲叹别离
第十八回 人世沧桑伯爵苦叹分离 冤情大白马夫美梦成真
第十九回 赌桌无情贝纳波托人杀妻 女扮男装苏丹王惩恶雪耻
第二十回 海盜劫财误劫法官贤德妻 夫人悟淫方悟人间真美情

〔第三天〕

- 第二一回 扮哑巴马塞托妄逞淫欲 战群女孤男子疲软告饶
第二二回 大胆马夫施计猛骑王后 贤明国君无奈宽释罪犯

目 录

- 第二三回 少妇怀春巧施淫荡连环计 修士中计竟做偷情引路人
第二四回 想天国普乔真经天天诵 找快乐主妇修士夜夜欢
第二五回 贪骏马骑士谬托娇妻 爱美色贼人巧计夺春
第二六回 盛情难却理查巧布暗室 因妒中计夫人误陈枕席
第二七回 情场失意戴达尔多背井离乡 冤情大白爱美丽娜鸳鸯梦
重温
第二八回 农夫嫉妬入炼狱 院长迷药包春光
第二九回 女伯爵妙手回春殿前求夫婿 贝特朗流连芳草当堂认
贤妻
第三十回 贪淫欲騷修士强入地狱 侍天主妙龄女勤纳魔鬼

〔第四天〕

- 第三一回 深宫寂寞郡主寡居思情郎 爱海无边情侣慷慨赴黄泉
第三二回 加伯列诈骗少妇 假天使沦为野人
第三三回 三男三娇同赴克里特 三起三落梦丧伊甸园
第三四回 远隔万里神交痴情如梦令 近在咫尺情丧大海浪淘沙
第三五回 兄杀妹情人抛尸野外 花葬颜泪浇香消玉殒
第三六回 纵情欢娱不巧悴死怀中 质询公庭获释毅然出家
第三七回 巴斯基游园悴死 西蒙娜当堂验法
第三八回 因母命吉洛拉莫远涉巴黎 为爱郎莎薇特拉以命殉情
第三九回 妒私情罗西雄枪挑情郎 殉阿哥爵夫人勇跃高墙
第四十回 风流骑士渴饮安眠露 机智使女巧辨连环套

〔第五天〕

- 第四一回 海上抢亲莽汉入大牢 宴会劫人英雄结良缘
第四二回 伤情欲绝飘洋过海 死而复活衣锦还乡
第四三回 因情私奔遇猛盗 侥幸脱逃获爱郎
第四四回 东窗一响惊散春梦 顺水推舟因奸成亲
第四五回 夜劫情人好友起械斗 真相大白美梦终成真
第四六回 度良宵纪安尼宫中得春色 救佳人大将军临难有奇缘
第四七回 败家风主仆反目 救亲人父子情深
第四八回 失佳偶贵族公子隐居 受感化无情姑娘嫁人

第四九回 痴绅士因情耗家财 俏寡妇感恩酬情郎

第五十回 爱男风丈夫无奈 因寂寞妻子偷人

〔第六天〕

第五一回 巧言令色笨绅士迷路 指点迷津贵妇人蒙羞

第五二回 斯宾纳真心悔己过 面包师一语破天机

第五三回 风流主教花言巧语 纯洁女子反唇相讥

第五四回 家仆妙语救自己 主人一笑饶人家

第五五回 风雨来时莫笑人 泥泞路上看自身

第五六回 斯卡机纵谈天下望族 巴隆奇欢宴邻里亲朋

第五七回 妒火中烧丈夫告状 能言巧辩妻子鸣冤

第五八回 小家碧玉目空一切 弗莱斯科婉言释憾

第五九回 一语中的圭多突围 敏捷多思贝多释疑

第六十回 呈英豪神父撒谎 见木炭农夫受骗

〔第七天〕

第六一回 牧羊人半夜深更闻鬼哭 娇泰莎装模作样念咒文

第六二回 卖酒梅情人变买主 细查看妻子骗丈夫

第六三回 动欲念风流教士当医生 贪情欲无辜幼子做盾牌

第六四回 富翁无端动妒心 娇妻有意惩丈夫

第六五回 嫉妬成性丈夫装神父听忏悔 顺水推舟妻子接情人
度良宵

第六六回 先来后到都是情人 迎来送往全靠丈夫

第六七回 丈夫花园挨棍棒 情人床上度春宵

第六八回 缠脚趾头只因要会情人 行苦肉计却为惩罚丈夫

第六九回 情到浓处无难易 假作真时真亦虚

第七十回 患难之交有福同享 阴阳相隔无事不通

〔第八天〕

第七一回 借钱还债贞操作利息 以善惩恶士兵警商人

第七二回 风流教士留下外套借石白 愚蠢少妇赔了身子又折兵

第七三回 蠢画家错把砂砾当宝石 敏沙乔略施小计戏财迷

第七四回 修士有心作成鸳鸯梦 主教无意目睹风流情

目 录

- 第七五回 法官不伦不类审案子 马索胡作非为闹衙门
第七六回 施小计好汉做事好汉当 献良谋聪明反被聪明误
第七七回 学者因情雪里挨冻 寡妇爽约塔上受罚
第七八回 好人作恶终有因 朋友戏妻不可饶
第七九回 轻薄画家心怀不轨 傻瓜医生上当受骗
第八十回 以身相许荡妇骗取钱财 针锋相对商人讨还公道

〔第九天〕

- 第八一回 无依无靠孤单寡妇全力自护 又死又生两个男人一心求爱
第八二回 犯奸情修女受罚 顶裤头院长蒙羞
第八三回 男人怀孕只为一笑 朋友使计是要吃鸡
第八四回 悍仆赌博生恶心 少主无辜受牵连
第八五回 驱符咒卡氏起淫心 得消息苔莎怨色鬼
第八六回 小客店半夜起风流 俩母女机智掩春光
第八七回 美马氏刚愎自用 泰拉诺恶梦成真
第八八回 以其人之身恰科上当 还治人之道比氏挨打
第八九回 求欢用爱心为路 治妻以智鹊为桥
第九十回 因贫困彼得求妻做马 施法术神父一战贪功

〔第十天〕

- 第九一回 功高无赏骑士不满 天意难违国王说因
第九二回 一番好意大盗捉院长 前因有定教皇封骑士
第九三回 以德报怨纳坦献良谋 真相大白妒汉成契友
第九四回 失意人因情救故人 无心女有意酬深恩
第九五回 妻贤惠无心许诺 夫重义有意履约
第九六回 国王年老自惭多情 姐妹后生体面嫁人
第九七回 美女痴心成病体 国王感慨做骑士
第九八回 真心让妻皆因友谊 一意结亲再酬深情
第九九回 感深情苏丹再施法术 种前因托氏破镜重圆
第一百回 千挑万选娶农女 左三右四试贤妻

楔子

优雅的女士们，我知道你们天生是富有同情心的，因此我也知道你们在读这本书的开头时，一定会认为这本书的开头太沉闷，太令人生厌了，令人不禁惨然想起不久前发生的那一场可怕的瘟疫，凡是耳闻目睹其事的人，只要一回想起来，心里都不免会难受。不过，我并不想让你们为这本书所感染而叹息流泪，因而就悲哀得不敢再往下读了。虽然本书的开头令人凄凉可怕，可这却恰似一座险峻的高山，遮挡着一片美丽的平原，如果翻过这座高山，便来到了这个赏心悦目的原野。翻山越谷越是艰苦，之后换来的欢乐就越是令人欢欣。正如俗话说说的，乐极生悲，悲苦到了尽头，也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欢乐。

因此，这悲苦只是暂时的（我说的暂时，只不过才占寥寥几页的篇幅罢了），紧接而来的就是一片欢乐，像我刚才预告的那样。要不是这样声明在先，只怕你们猜想不到，苦尽之后会有甘来。说真的，如果真有别的路可以走，我是不愿意连累你们走这条崎岖的山路的，这只是因为不回顾一下悲惨的过去，我就无法交代清楚你们将要读到的这许多故事是在怎样的一种情景下发生的，所以我只好在这本书里写下这样一个开头。

那是在我主降生后的 1348 年，意大利城市中最美丽的一座城市，也就是繁华的佛罗伦萨，突然发生了一场可怕的瘟疫。这场瘟疫不知是受了其他天体的影响呢，还是威严的天主对作恶多端的人类加以惩罚，最初几年在东方发生，在短短的时间里，死去的人便不计其数，而且在不断地向别处蔓延开来，后来不幸竟传播到了西方。大家对此都束手无策，连一点对付的办法也没有。凡是城里污秽的地方都派人打扫过了，禁止病人进城的命令已经发布，保护健康的种种建议也得到了采用，甚至还有些虔诚的人成群结队或者零零星星地向天主反复地祈祷，可是到了刚才说的那个年头的初春，奇特而可怕的病症却还是出现了，而且

情况迅速严重起来。

这里的瘟疫似乎没有东方那样的征兆，那里的病人鼻孔一出血，就必死无疑。在这里是另一种征兆。凡染上病的男女，最初是在腹股沟或胳膊窝下突然隆肿起来，到后来越肿越大，有的像普通苹果那么大，有的像鸡蛋，一般人管这肿块叫作“疫瘤”。很快地，这死兆般的“疫瘤”就由那两个部位蔓延到身体的各个部分。在此之后，病症迅速发生了变化，在病人的臀部、腿部，以至身体的其他各部分都出现了黑斑或是紫斑，有时是稀稀疏疏的几大块，有时则又细又密，不过，这跟初期的毒瘤一样，都是死亡的预兆，只要出现这种情况，就必死无疑。

一旦得了这种病，不管你怎样看医服药，总是无可救药，没有一点好转的迹象。也许这本身就是一种不治之症，也许是当时的大夫学识浅薄，总之是毫无办法，或许还因如此，除去那些医生之外，许许多多对于医道一无所知的男男女女，也居然像受过训练的大夫一样行起医来。但是，大家都不知从何下手，因而也就拿不出任何正确的治疗办法，能侥幸治好者真是寥寥无几，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出现“疫瘤”后三天左右便丧了命，而且大多数人都是既不发烧，也没有其他症状。

这瘟病的威胁实在是太大了，健康人只要一跟病人接触，就会被传染上，那情形很像干柴靠近烈火，只要一接近就会燃烧起来。情况甚至比这还要严重，不要说接近病人，就是跟病人说说话，也会染上这必死无疑的病症，甚至只要接触到病人穿过的衣服，摸过的东西，也会立即染上这种疾病。

这事说来真是骇人听闻，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还有我的很多亲朋好友亲眼目睹，这样的事即使是我从最可靠的人那儿听来的，也不敢信以为真，更不用说会把它写下来。这场瘟疫很快便传开来，真是一传十，十传百，而且不仅是人与人之间传染，甚至是人类以外的牲畜，只要一接触到病人或是或者的东西，也会立即染上这种病，过不了多久也会一命呜呼，而且这种情形屡见不鲜。有一天，我亲眼见到这么一件事：在一条大路边扔着一堆破烂衣服，分明是染上这种瘟病而死的一个穷汉的遗物。这时跑过两头猪来，它们已经习以为常，便用鼻子去拱那堆东西，接着又用鼻子把衣物翻了起来，咬在嘴里，乱嚼乱挥了一阵。隔了不多

一会儿，这两头猪便不住地打起滚来，又过了一会儿，它们就像吃了毒药似的，倒在那堆衣服上死了。

活着的人们看到这类大大小小的惨事，不免异常害怕，自然也会产生出种种奇怪的念头来，到后来，几乎所有的人都采取了冷酷无情的手段，尽量躲开病人和病人用过的东西，以为这样一来自己的安全就可以得到保证。

而有些人则认为，只要清心寡欲，过着节制的生活，便可躲过这场瘟疫。于是，他们便结伴来到没有病人的洁净的住宅里生活，完全与外界隔绝。他们吃着最精致的食品，喝着最好的葡萄酒，但总的原则是尽力节制，决不过量。对外界的疾病和死亡的情形，他们也做到不闻不问，只是借助音乐和其他形式的娱乐来消磨时光。

另外一些人却正好相反，他们认为，只有纵情欢乐，豪饮狂歌，尽量满足自己的一切欲望，对周围所发生的一切一笑了之，这才是对付这场瘟疫的灵丹妙药。他们果真照着他们所说的去做，往往日以继夜地尽情纵饮，从这家酒店逛到那家酒店，甚至闯到别人家里，为所欲为。他们总是这样毫不费力地行事，因为大家都是活了今天没有明天，也就顾不得什么财产不财产了，所以大多数的住宅也就成了公共财产，谁都可以闯进去，像自己家的一样占用。不过尽管如此，见了病人，他们却依然敬而远之，唯恐躲避不及。

浩劫当前，这座城里的法纪和圣规就几乎荡然无存了，因为执法的官员和神父们也不能超然度外，他们也像普通人一样，病的病了，死的死了，手底下的人也所剩无几，任何职务也就无从执行。因此，每个人简直都可以为所欲为。

另外也有好多人采取了介乎上述两种人之间的折衷态度，他们既不像第一种人那样严格节制，也不像第二种人那样大吃大喝，放荡不羁。他们也满足自己的欲望，但适可而止；他们没有闭户不出，而是到外面走走，但有的手里拿着鲜花，有的拿着香草，有的拿着香料，不时放到鼻子下闻一闻，清一清神，似乎这样做便能消除那弥漫在空气中的病人、药物和尸体的臭气。

另外还有一些人，他们为了自身的安全，便抱着一种更残忍的见

解。他们说,要躲避瘟疫,最好的办法就是远走高飞。从这种观点出发,这些男男女女便关心他们自己,其余的一切一概不管。他们抛下自己的城市、自己的家、自己的财产和亲人,尽量设法逃到别的地方,至少也要逃到佛罗伦萨的郊外,好像是天主鉴于人类为非作歹,一怒之下,降下惩罚,这惩罚只落在那些留在城里的人的头上,只要逃出城墙,也就逃避了这场灾难似的。或者是,凡是留在原地没有迁动的人,他们的末日到了,不久就会全部死绝。

尽管人们的见解各不相同,却并没有因此个个都死,也并没有个个都逃出了这场浩劫。正因为各有所见,各地都有不少这样的人,他们在健康时立下榜样,教人别去理会病人,后来到他们自己病倒时,自然也遭到人们的遗弃,没有人照看,就此便一命归天了。

就这样,城里的人们竟然你回避我,我躲开你,街坊邻舍,各不相顾,亲戚朋友几乎断绝了往来。这场瘟疫使得男男女女个人心惶惶,竟至于哥哥舍弃弟弟,叔伯舍弃侄儿,姐妹舍弃弟兄,甚至妻子舍弃丈夫也成了常见的事。最令人伤心和难以置信的是,连父母都不愿意照看自己的子女,好像这子女不是他们所生所养似的。

因此,许许多多病倒的男男女女都没有人照看,偶然也有少数几个朋友发发慈悲,给他们一些安慰,但这样的朋友实在是为数甚少;偶尔也会有些佣人贪图高额工薪,愿意来服侍病人,但也是为数极少,而且这些人多半是些粗鲁无知的男女,并不懂得看护,只会把病人所要的东西递过去,此外就只会眼睁睁地看着病人死去。这些侍候病人的佣人,因此在后来也大都送了命,白白赚了那么些钱。

就因为得了这病之后,邻舍亲友不肯来料理,又找不到女佣人,一种闻所未闻的风气便流行开来。不管一个女人,原来怎样地如花似玉,怎样地高贵,一旦病倒了,她就再也不会计较雇用一个人来当佣人,也不管他是年老或者年少,都会毫不在意地解开衣裙,身体的任何部位都会裸露出来,只当对方是个女佣。她们这样做也是迫于病情,无可奈何,后来有些女人虽然保全了性命,品性便不那么端庄了,这也许是其原因之一。

就这样,得了瘟疫的许多人丧了命,假如能得到好好的调理,有些

人本来是可以得救的。瘟疫来势如此凶猛，病人又缺乏适当的料理，所以城里的每个昼夜都有好多人死去，那情景听了都叫人觉得害怕，更不用说亲眼所见了。就这样，在那些有幸活下来的人当中，风俗习惯也就变得与从前大为不同，这也是局势所迫，无可奈何。

习惯的风俗是——现在甚至都还可以看到，谁家如果是死了人，亲友邻居家的女人都得来到死者家里，同死者家的女眷一起放声嚎哭，死者家门口的另一旁，是死者的男亲属和邻舍亲朋中的男人，随后神父来到，人数或多或少，要看死者的身分和排场而定。棺材由死者的亲友抬着，送葬的人手里拿着蜡烛，大家唱着挽歌，一路上非常热闹，一直抬到死者生前指定的教堂。由于瘟疫猖獗，这风俗要么便完全废除，要么便大部分废除，代之而起的是一种新风气。病人死了，不但没有女人们围着嚎哭，往往在断气的时候也没有一个人在场作证。难得有几个死者能得到他的亲属的哀伤和热泪，亲友们更不愿意来，他们在及时行乐，在欢宴戏谑。女人们本身是富于同情心的，可是，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竟然可以违背她们的本性，跟着这种风气走。

如果人死了，有十个八个邻居来送葬的现象真是为数极少，而为此来送葬的也决不是什么有名望有地位的公民，而是些不三不四的人，他们自称是掘墓人，其实，他们来干这一行当也仅仅是为了赚钱，讨到钱后，便匆匆忙忙抬起尸体就走，而且不是送到死者生前指定的教堂，而是送到最近的教堂了事。他们的前面，是四五个神父，手里拿着几支蜡烛，有时甚至连一支蜡烛都没有。在那些掘墓人的配合之下，这些神父也懒得去找麻烦，只要看到有空墓穴，就叫掘墓人把尸体扔进去，也不会去郑重其事地替死者举行什么落葬仪式了。

下层人，乃至大部分的中层人，情形就更惨了。他们因为没有钱，或者是因为存着侥幸心理，多半都留在家里，或者只在附近活动，不能走远，就这样，每天病倒的也数以千计。病了之后，既得不到适当的照料，又没有得到任何的补养，几乎全都死了，没有一个人能为此幸免。不论白天还是晚上，有很多人都倒毙街头。很多人死在家里，直到他们的尸体腐烂后发生了臭味，邻居们才知道他们已经死了。就这样，城里到处尸横遍野，活着的人要是能找到脚夫，就叫脚夫帮忙，把尸体抬到门口，

找不到脚夫，便只好自己动手，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出于怜悯之心，而是唯恐腐烂的尸体威胁到他们的生存。有些人家能找到尸架，将尸体装上抬走，找不到的，只好用木板把尸体抬走。

一个尸架上常常载着两具尸体，往往都是夫妻两个，或者父子两个，要么是两三个兄弟，一次被抬走。人们常常可以看到，两个神父拿着十字架走在前边，脚夫们则抬着三四个尸架跟在后面。一个人死了，当别人知道会有神父去给他安葬时，往往抬来六七具尸体借光，有时甚至还要多。也不会有人为死者落泪，点起蜡烛为他送葬了。那时死了一个人，如同现在死了一只山羊，算不上一回事。本来，一个有教养的人，在人生的道路上偶尔遭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也很难学到忍耐的功夫，而现在，经过这场浩劫之后，就连最缺乏教养的人，对一切事情也都可以处之泰然了。

由于死人太多，所有的教堂里，每天，甚至每个小时都有大批大批的尸体运来，教堂的坟地再也无法容纳下来。有些人家却还想沿用古代习俗，要求每个死者有一个墓地，这样一来，情况便更加严重。教堂的坟地全都占满了，只好在周围再掘一些又长又宽的深坑，把后来的尸体几百个几百个地葬下去，那情形很像船舱里堆的货物。这些尸体层层叠叠地堆集起来，中间只隔着薄薄的一层泥土，直到整个大坑装满之后，才用泥土封盖起来。

当时城里的种种凄惨景象也不必细说了，我只想再补充一点，当城里瘟疫横行的时候，郊外的乡镇和村庄也没能躲避这场浩劫，只不过灾情不像城里那么声势浩大罢了。可怜的农民们，住在偏僻的乡村，荒远的田野，一旦得病，既没有医生，也得不到及时的料理，随时倒毙在路上，在田里，或者死在家门口，无论是白天或是晚上，都有人这样死去。他们死了，不像是死了一个人，倒像是死了一头牲畜。

城里的人们明知大难当前，却仍能放下一切，只顾寻欢作乐，乡下的农民也是一样，自知死期已到，也不再想干活，碰到什么就吃什么，以前在田地、牛羊身上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寄托过多少希望，现在再也不能顾到了。这样一来，牛、驴、绵羊、山羊、鸡，甚至连人类最忠诚的伴侣——狗，都被迫离开圈栏，在野外到处乱跑。田野间，庄稼黄了，早该

收割了，早该打好收藏了，却没有一个人来过问一下。那些牲畜家禽，好像颇有灵性似的，白天在田里吃饱之后，一到晚上就自动回到圈栏，无需牧人来赶。

让我们再从乡间说回到城里来吧。其实，除了说天主对人类真是残酷到极点——也许人也有点太狠心了——还能怎么说呢？由于这场猛烈的瘟疫，由于健康人对病人的恐怖，不肯对病人进行照料，或者根本不闻不问，单从3月到7月，佛罗伦萨城里就已经死了十万多人。要不是这场瘟疫，谁能知道这座城里竟住着这么多人？

唉，多少雄伟的宫殿，华丽的大厦，漂亮的宅第，从前那可是达官贵妇出入如云，现在却十室九空，连个最卑微的仆从都难以找到了！唉，多少显赫的家族，丰盈的家产，有名的产业，空留在那里，无人继承！多少英俊的男子、美丽的姑娘、活泼的青年，就是格伦、伊波克拉底或者伊斯科拉底斯也得说他们结实异常，可他们早晨还在同亲友们一起吃点心，十分高兴，到了夜里，已经去另一个世界同他们的祖先一起吃晚饭去了！

讲述这种悲惨的事，我自己都感觉十分心酸，所以不如就此打住，讲讲另外一件事，瘟疫如此猖獗，弄得佛罗伦萨城里居民相继死亡，活像一座空城。后来我从一个可靠的人那里听说，那是一个星期二的早晨，做过弥撒之后，圣玛丽娅·诺维拉大教堂里显得冷冷清清，只留下七个年轻女子，都穿着与这个年头相符的黑色丧服。七个人之间不是朋友就是邻居，甚至是亲戚。其中最大的不过28岁，年纪最轻的也有18岁。七个人个个长得天仙一般，仪态优雅，又具有良好的教养，显然都是高贵的女性。

她们的姓名本来我是可以告诉给你们的，可是因为正当的理由，我这里就不讲了。这是因为，下面将要记下她们讲述的故事，以及她们讲的那些话，我不愿意将来有一天使得她们不好意思。现在的社会风气变得又严肃起来，不像当时那样放荡了，由于前边讲过的原因，当时不要说像她们这样年轻的姑娘，就连岁数大得多的女人，也沾染上了那种风气。另外，我也不愿意给那些专爱中伤别人的人留下口实，让他们借此机会对几位女郎纯洁无瑕的品德进行挑剔，破坏她们的名声。所以我